

一枚烟标就是一个考古现场

□新华

山西省收藏家协会烟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苏福钢其烟标收藏史已经超过 30 年。收藏可以分为收藏性收藏、展示性收藏、研究性收藏三种，苏福钢将自己的烟标收藏定位在研究性收藏上。他的目标已经从烟标收藏本身，扩展到研究烟标所代表的历史、文化、经济信息上。

2009 年年初，苏福钢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一段有关山西烟草史的专题片。有位太原卷烟厂的老工友回忆起厂子的发展史时说，“我们厂解放后创立了胜利牌卷烟，是红胜利；后来才有了黄胜利……”苏福钢听了这段话，知道老人的记忆与事实发生了偏差。苏福钢差不多藏有解放前后山西各烟厂的全部烟标，对那段历史太了解了。太原卷烟厂的前身即太原烟草公司，1949 年生产了一种名为“胜利”的卷烟，但那时候只有黄胜利一种，而老工友提到的红胜利则是 1954 年公私合营后成立的太原烟草厂生产的。苏福钢为什么说得这么肯定？他有自己收藏夹里的烟标为证。

人的记忆常有失误，即使是亲

老者的回忆也难免因为主观或客观原因出现差错。而烟标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载体，和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一样，明白无误地呈现出一段客观历史。只有实物才是最可靠的，它的可靠性远远高于当事人的记忆和文字记录，苏福钢这样理解烟标的价值。

烟标里的山西民族工业

圈里的人都知道苏福钢爱烟标爱得痴迷，痴到不计成本，这样的收藏迷也是古董贩的最爱。一帧见证着山西烟草史的老照片就是古董商给他送上门的。

照片摄于民国二十年(公元 1931 年)元旦，德记烟草公司 100 多名员工在新年第一天拍下了这张合影。

1929 年 2 月，山西银行经理徐一清筹资十万大洋，聘请著名晋商乔家的后代乔卜担任总经理，德记烟草公司在太原水西门街正式创立。德记出品以手工烟为主，品牌有“太子”、“正大”、“圆圆”等。1933 年，由政府出资的晋记卷烟厂以 15 万大洋收并德记烟草公司，并重新定名为晋华烟草公司。山西烟草史翻过了德记这一页。

从烟标看山西近代民族工业史

视烟标为文物，这是苏福钢三十几年收藏史上最有价值的收获。记得十几岁时，在美术教师的启发下，他开始随手把能捡到的烟标都夹在书本里。1993 年转业回太原市后，他在府西艺苑见识了一个更大的烟标世界。他开始与藏友互通信息，星期日带着藏品到外地与藏友交流。从那时候起，他对烟票背后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着从一枚简单的烟标中挖掘出丰富的史料。

从 1998 年起，苏福钢的烟标收藏逐渐呈现出鲜明的主题：山西烟标（水旱烟标、斗烟标等烟丝标、卷烟标）、中烟标、老烟标，藏品总量达 2 万种。他据此初步理清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史，并开始大量撰写有关烟标的理论性文章。《山西烟标目录》、《山西卷烟烟标简明目录》、《山西烟丝标简明目录》、《山西烟标汇录》、《太原卷烟厂烟标》、《太原香烟画片》、《太原卷烟厂烟标目录手冊》都出自他一人之手。

解读烟标“密码”

苏福钢的藏品还包括水烟和旱

烟烟标。他拿出一枚民国时的“日生”烟标为我们逐一解读其中隐藏的“密码”——“这张纸上既有烟丝的产地，还有商家字号、品牌，边角上的七行字是当时流行的广告语和质量承诺，这个小马图案相当于现在的 LOGO，复杂的印封是商家在包装上做的特殊记号，以免有人作伪。”除了这些和烟草有关的信息，他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当时的刻板印刷技术、造纸工艺。最早的包装纸是单层麻纸，到清末民初晋南出现了这种双层麻纸，夹层里有这一地区特有的土和面粉的混合物，既能防潮，又能防止烟丝的油分渗出。苏福钢小心翼翼地摆弄着这张颇有历史感的包装纸，“要是能得到一份包着烟丝的实物就好了，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包装纸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现在看到的都是已经展开的烟标，不是原貌了。”

藏得越多，爱得越深

苏福钢反复强调，面对一件藏品，尤其是可能有特殊价值的藏品，一定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他的藏品中有两枚代表中国早期民族工业的烟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生产的大“福”“禄”烟标，但这两枚烟标并不在收藏夹里，而是糊在一个破旧的花花绿绿的纸筐箩上，其中一部分还被其他普通烟标覆盖着。

以前人们用报纸糊好筐箩后，为了美观，就把烟标贴在外面作装饰，古玩市场上偶尔能见到这种纸筐箩。以前苏福钢的处理方法是把筐箩以 30 度左右的温水浸泡 1 小时后，用小刀将烟标一层层揭下来，洗掉背面的浆糊，再用报纸一遍遍将水分吸干，最后用白纸包裹，压上重物使之平展。这样处理过的烟标便于保存和交易。但他现在不会轻易这么做，而是让实物尽量保持原始状态。

“就像对待考古现场，如果没有把握，不如现在不动，留待以后技术、认识水平都提高的时候，有充分把握的时候再动不迟。一件完整的实物就尽量让它保持原始的状态，比如一个烟盒，拆开了就不可能再知道它当年是用什么粘的，税票的准确位置也难以复原。这种情况下就不如不动。”像这两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福”“禄”，虽然品相不好，但好歹是实物，是可靠的历史见证，苏福钢宁愿让它们暂时屈居在筐箩上。

这是一种深刻了解之后的珍惜，建立在苏福钢和烟标之间。

香烟盒里的“诡计”

□楚天

老婆一直反对我抽烟，没得法，我只能躲到卫生间里“过把瘾”，硬像做贼样的。那天老婆回来说，周末单位组织黄山游。我心里闷倒笑：太好了，老婆不在屋，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周末早晨，老婆出门了，我一觉睡到 8 点半，起来过个早掏出根烟刚准备点，老婆短信来了：“烟瘾犯了吧？抽之前看看烟盒里的画吧。”耶赫，老婆神了！我一翻，果然有两张图，一张是雪白的牙齿，一张是黑黄的牙齿，下面写：“如果你觉得牙黑点没得么事，那就抽吧，记得把纯净水架在饮水机上。”

我摇摇头，区区雕虫小技，还想阻止我？我悠哉游哉点着一根烟，把纯净水架到饮水机高头，咦，这里么样也有图？一张画着粉红的肺叶，一张画着灰黑的肺叶，下面有行小字：“如果你觉得肺黑没得么事，那你就抽吧，不过建议去阳台，把我们辛苦赚钱买的房子熏黑了几可惜呢。”我嘿嘿一笑，心想我难得才抽一回，就能把墙壁熏黑？我一边抽着烟，一边踱着方步，猛一抬头，看到阳台门上贴着两张大大的骷髅图，下面还有两个鲜红的大字“癌！癌！”我再也笑不出来，喉咙一阵恶心，吐掉烟，把图和字一扯，气得直叫：“臭老婆，就爱瞎板沙，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我正发飙，老婆短信又来了：“好老公，我晓得你在生气，你对到手机骂我几句消消气，只要不抽烟就行！我准备了你爱吃的零食、口香糖，想抽烟时 just 吃零食好不好？烟不是个好东西，我就是担心我不在时你抽‘敞’了，才挖空心思想了这招来提醒你，你一定要理解我哦，我回来跟你赔不是，好不好？”

我再次摇摇头，心里却感动极了。哎，就凭老婆对我的这片良苦用心和深情，这个烟，说么事我也得戒！

照片中的故事

□李玉萍 赵净刚

2011 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拍了许多的照片。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翻开相册。相册中，那一片片金黄的烟叶、那一张张满意的笑脸、那一种种至爱的情怀，无时无刻不在拨动着我的心弦。

我的相册是一片烟叶的海洋，碧波荡漾中，那一片片油绿油绿的烟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粼粼的波光，波浪起伏间，露出了一个个或蹲或站、或弯腰或俯身的专注身影……千顷碧波中，那一双双黑色的眼眸，那一双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清甜香润的奇迹，成就了生态天香的绿色梦想。

我的相册是一本故事汇，有多少张人物照，就有多少个和烟草有关的故事。这张照片的主角是咱们罗平分公司生产科烘烤专职人员赵洪明。拍摄这张照片时，是他 87 岁的老父亲下葬的第二天。7 月份，父亲病危，这个时间，正是堆积式烤房改建的关键时刻。他默默地把父亲的病危通知书放在了一边，每天仍旧奔波在烤房改建的工地上。8 月份，父亲久病不愈，撒手人寰，葬礼后的第二天，他立刻回到了烘烤作业的第一线，全身心地投入了攻克堆积式烘烤的技术难关之中。烟叶变黄阶段、定色阶段、干筋阶段湿度的掌握，下部烟叶、中部烟叶、上部烟叶的烘烤技术要领……每个环节、每个细节，55 岁的老赵吃在烤房，住在烤房，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守护着每一炉烟叶。捧着金灿灿的烟叶，老赵心中对父亲的那份愧疚在内心深处千回百转，这些苦，这些痛，



都化作了金灿灿的丰收送进了千万烟农的家。

我的相册翻了一张又一张，每一次翻阅，总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在罗平烟草，太多的赵洪明们选择了奉献，选择了无悔，选择了把人生全部的精力和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罗平的山、罗平的水、罗平的烟农。

我的相册是对时间的记忆。难忘 5 月，倒春寒的连续侵袭让小春作物花期延长，收割延迟，“抢节令就是抢收成”，这一思想成了政府与烟草烟农共同的目标与方向。于是，就有了万众一

心战春耕的浩大生产场景，才有了大灾之年收购烟叶 74 万担的丰收喜悦。

在我的相册里，盛满了奉献、责任和感恩的情怀。这两张照片中，“饮水思源”、“造福于民”八个镌刻在石头上的大字分外醒目。它静静地伫立在罗平县罗雄镇辛多禄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区，讲述着烟草在这里修水渠、建水池，润泽一方的故事，诉说着烟草时时刻刻与民同在的坚守和奉献，诉说着烟草人回报社会的挚爱深情。

记得烟路通车的那一天，烟农笑了，从此，告别了肩挑背扛的日子；村民笑了，以后的出行方便多了；我的同事们也笑了，笑声很灿烂。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这笑声背后所有的记忆，以及这些记忆里浸透了汗水的故事。

2011 年，罗平县被列为全省十二

个“三化”示范县之一。高水平谋划，高标准实施，高质量推进。白天，现代烟草农业建设者们顶烈日冒风雨奔忙于各个项目工地现场，晚上回来还要讨论研究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正是他们，用忘我的工作精神，用爱岗敬业、勇于奉献的无私品格，撑起了罗平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的脊梁，谱写了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的壮丽诗篇。如今，具有现代农业气派的示范区已经成为迤东大地上的新景观让广大烟农在烟叶的大发展中共享发展成果。

我的相册很厚很厚，每一次翻阅，都能触摸到现代烟草农业建设前进的车轮；每一次翻阅，都能触摸到特色优质烟叶开发不变的旋律；每一次翻阅，都有一种精神驱使我们不断追求，不断超越。

鼻烟拾趣

□王翔

鼻烟是用手指沾取、捏取烟粉或将烟粉倒在手心或手背上，送入鼻孔吸食。专门盛放烟粉的小容器叫做鼻烟壶。吸食鼻烟的风气自清朝开始盛行，之后逐渐衰退。今天，只有藏族和蒙古族还保留着这一风俗。

提起鼻烟，可能大部分人隐隐约约都能从记忆中找到似曾相识的蛛丝马迹，可是现实中，真正知道鼻烟，抽过鼻烟，了解鼻烟的人，却那是凤毛麟角了。我也是属于对鼻烟不甚了解的大多数，想起鼻烟儿，脑子里老是和鼻烟壶联系在一起，然后不免又受到电视剧的影响，联想到清朝的纨绔子弟，或者古董之类的精致。认认真真的在脑子里面

搜刮了半天，想找找自己第一次听说鼻烟是什么时候，想来想去，还真难找到开始。我猜想大概来自于《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宝玉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闻些，痛打几个喷嚏，就痛快了。”从这段字的描述，我猜想大概鼻烟是有治病的功效，而喷嚏是畅快淋漓的表现。又或者是来自于很多年前一部挺火的电视剧——《大宅门》，顽皮的七少爷白景琦捉弄自己的教书先生，就是把臭豆腐灌进老师的鼻烟里，让老师狠狠地品尝了一番别有滋味的鼻烟，想必先生是一生再难忘的了。这些关于鼻烟的印象，都不甚明了，更不专业，于是我想，很有必要去看看到底鼻烟是怎么回事。

鼻烟和我们现代人吸的卷烟有挺

大的不同，因为鼻烟是在研磨极细的优质烟草末中掺入麝香、冰片等名贵药材，或者玫瑰等香草类植物，经过精细加工，并在密封蜡丸中陈化后，数年乃至数十年后才成为人们吸的鼻烟。鼻烟的颜色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有黑紫、老黄、嫩黄等不同颜色，气味醇厚、辛辣，顾名思义，以鼻子吸食。鼻烟的药用价值很大，可以明目、活血、提神、醒脑，能使鼻腔通气，对鼻炎也有很好的效果。闻鼻烟是嗅其芬芳之气，借以醒脑提神，驱秽避疫。它有驱寒冷、治头痛、开鼻塞、明目、活血等药物作用。因为闻鼻烟可起到轻度的麻醉作用，以缓解神经紧张的压力，使疲劳的身躯得到暂时的休息和松弛。

鼻烟同卷烟作用基本一样，不但能解烟瘾而且能提神消除疲劳。除此以外鼻烟还具有清脑明目、降低血压、预防脑炎等作用。鼻烟不像吸其他烟那样刺激肺和气管。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凡

用鼻烟的人咳嗽哮喘甚少，没有得脑炎的一番调查，一番搜索，我还真就开始对鼻烟产生了兴趣。中国不是鼻烟的原产地，所以那些穿越的姑娘们要特别注意了，穿到明代之前的中国，千万别告诉人家你看见有人吸鼻烟了，那绝不能够，因为在 1503 年，西班牙修道士帕尼随着哥伦布大哥第二次美洲探险的时候，才发现原住民印第安人有着奇特的习俗——吸鼻烟，所以鼻烟在 17 世纪的欧洲才逐渐开始盛行起来。至于传到中国，至今有 400 多年的历史。听起来这 400 多年真不算长，也不能算很短，怪就怪泱泱中华历史悠久，400 年，实在不好意思说是源远流长。虽然时间不算特别长，但是传入之后，鼻烟却一跃成了上流社会的宠儿，只因为皇帝喜欢赏赐鼻烟以及鼻烟壶给大臣，所以鼻烟仅在上层社会流传，价格也非常昂贵。鼻烟输入中国，大概在康熙时，《熙朝定案》谓“康熙二十三年，圣驾南巡，汪儒

闲侃女人抽烟

□常红梅

夜里，读书。书云郭沫若的前妻：“她是一个长得并不好看的抽水烟的乡下女子”，谈此，心便痛了，一个“长得并不好看”注定了她悲剧的人生，倘若老百姓这“并不好看”似乎也无什么大碍，不是说“丑妻是家中之宝”嘛！过日子么，靠的就是个踏实，可她嫁的却不是凡人，是那个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师郭沫若，想来也便另当别论了。

但幸亏有“水烟”相伴，想这凄凉的人生终究可以找到些许的慰藉。

至此，眼前便开始出现这样一副画面：一个身穿蓝色夹袄的乡下小媳妇，在每一个早晨或者黯淡的午后，一个人坐在家门前的枯井边，等待那个还未与自己真正做过一天真夫妻的远在异地的夫君归来，直等到心痛得都要碎了，就点燃那水烟，一口一口地猛啐，这等待的苦味哦，几多酸楚？总在那烟中浸润，这一等就是 67 年，想来如果无烟相伴，这苦日子该如何捱到尽头？

读张爱玲的《金锁记》，小说中的那女子曹七巧，年轻时对人生也曾有过美好的憧憬，但当在历经一世沧桑后，也许由于现实的不尽人意，灵魂便开始变得扭曲起来了，一生冰清玉洁的淑女形象不再，而是常见她坐在炕沿上盘起小腿，大口大口地吮吸着旱烟，那个长烟锅、烟袋便成了她晚年孤独的风景，在烟雾缭绕中我们看到了她那张不再平和的脸，在烟雾缭绕中消释着她的风烛残年，有感叹、无助和无奈……

至此，我不得想起当年那个冰清玉洁美如玉的女子陆小曼，她是才子徐志摩的妻子，据陈定山《春申旧闻》载：“陆小曼体弱，连唱两天戏便旧病复发，得了昏晕症。朋友翁端午有一手推拿绝技，真是手到病除”，但翁端午总不能时时刻刻在她身边呀！后来翁就为她出了一个馊主意——“抽鸦片”，主意是馊了些，但陆又老是犯病，一时控制不住，慢慢吸上了。而且翁也早就吸上了，后来两人干脆常常一起在客厅的烟榻上隔灯并枕，吞云吐雾。读到此，心便不禁黯然到极点，鸦片确不是“尤物”，却也可以解除体之痛，小曼痛的岂只是孱弱的身躯？当然还有志摩婚后对她的冷落，小曼对郁达夫夫人王映霞诉哭说：“……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即的境地，一旦与心爱女人结了婚，幻想破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也许，只有在“吞云吐雾”中她的失落与空虚之心方可释然，哪怕只是瞬息……

自古以来，女人抽烟，似乎不多。但细究起来，每一个抽烟的女人背后似乎都有一个凄婉的故事，而“烟”恰成了这个“故事”中医治灵药以致身体的“良药”，可疗“苦人”之“病”也！至于现代女性抽烟或为“潇洒”或称“前卫”或“以与男儿决高低”，也可另当他论了。

望毕，进献方物，上命留西蜡，赐青仁白金”，按西蜡，即鼻烟瓶，似此康熙皇帝，前述虽恶烟草，然于进贡方物中，得留鼻烟，足示其珍爱之意，此时官廷皇族，盖已盛用鼻烟，观汪瀚《随銮纪恩》：“七月十五日，皇太子赐鼻烟一玻璃瓶”，竟将鼻烟作宠赐之物。

至雍正年间，使用鼻烟之风气更甚，进贡者以是为贵，赏赐者以是为恩。雍正三年，意大利教皇伯纳第尔进贡方物，有各色玻璃鼻烟壶、喀什伦鼻烟罐、素鼻烟壶、玛瑙鼻烟壶及鼻烟，居六十种之多。直到清朝道光年间五口通商后，鼻烟的价格变得比较低廉，才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可是到了清朝末年，鼻烟的地位被旱烟和水烟取代，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2011 年 8 月 19 日，由北京市商务委等举办的中国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由植物和中草药制成的天津百年老店益德成鼻烟，在展会上亮相。